

大童话家朱奎继“约克先生”后又一力作
用中国的熊猫 演绎世界的童话

记忆力超强的大熊猫

温任先生



朱奎 / 著 [阿根廷] 帕奥拉 / 绘
尚童童书 / 策划出品

记忆力超强的大熊猫 温任先生

朱奎 / 著 [阿根廷] 帕奥拉 / 绘
尚童童书 / 策划出品

亲爱的读者朋友：

本书已入选“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——优秀出版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”，它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制，在封底印有“绿色印刷产品”标志。

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(HJ2503-2011)《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：平版印刷》，本书选用环保型纸张、油墨、胶水等原辅材料，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，印刷产品符合人体健康要求。

选择绿色印刷图书，畅享环保健康阅读！

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记忆力超强的大熊猫温任先生 / 朱奎著；(阿根廷)帕奥拉绘。

—南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，2017.7

(朱奎经典童话)

ISBN 978-7-5568-2604-9

I. ①记… II. ①朱… ②帕… III. ①童话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67081 号

朱奎经典童话：记忆力超强的大熊猫温任先生 朱奎 / 著 [阿根廷] 帕奥拉 / 绘

出版人：张秋林

策划：尚童童书 策划编辑：赵 蔷

责任编辑：王 娜 特约编辑：赵 蔷 美术编辑：雷双华

出版发行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（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）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：4.875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68-2604-9

定 价：25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04-2017-32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，服务热线：0791-86512056



尚童童书 照耀生命成长

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8 号 SOHO 现代城 5 号楼 6 层 邮编：100022 电话：010-84404202

官方网站：<http://www.shangtongbooks.com> 新浪官方微博：@尚童童书 微信公众号：shangtongbooks



谨以此书献给全世界热爱大熊猫的人们。

——朱奎



记忆力超强的**大熊猫** **温任先生**

朱奎 / 著 [阿根廷] 帕奥拉 / 绘
尚童童书 / 策划出品



森林里“温”的话语

朱奎童话的儿童母题与说话方式
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、理论家 班马

又读到朱奎先生的童话了。

或说是约克先生的童话了。

他俩，本就是一个人。在30年前去了德国的朱奎先生，带着新老童话从德国回来的他，现在又叫约克先生。你以为“约克先生”是老外的名字啊？倒也并不全是，因为这“约克先生”人家本来就是朱奎先生在30多年前所写的童话名作《约克先生》里面的主角人物；你看，写“约克先生”的作家“朱奎先生”想要把自己也叫作“约克先生”，你有意见吗？谁也没意见，这不过说明朱奎先生那是有多爱他的约克先生！

所以，这回我又重逢了朱奎，并在重逢之前先接到他电话的那时，我马上就想到了“约克先生”。而且，就在读他的这部新作《大熊猫温任先生》的这时，我又从“温任先生”想到了“约克先生”。他俩都是朱奎先生。

不是我绕，而是我特别喜欢朱奎童话艺术之中的那种“说话方式”。你可以从他早年的“约克先生”读到他现在的“温任先生”，读着读着，你全掉进他的说话方式里面去了。说不准



你还会一整天云里雾里地同那些个森林动物人物们“对话”呢，那样憨傻地说来、说去、说来、说去呢。我差一点也想把这篇文章给写成一种“对话式评论”，以彻底还原朱奎童话艺术语言的那种好玩和精妙，不过还是算了吧，那要写多长啊！因为朱奎的森林人物“对话”，从来不是一语中的，说出个道理；人家那不叫“话”而就叫“说”，“说”来“说”去；我写的这是“评”，那算了，我还是舍弃他那种作家的说话方式吧。

我从“温任先生”想到了“约克先生”。

1993年，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张秋林社长为总策划、我担任主编的大陆首次面向台湾推介国内儿童文学作家、作品、评介的大型选集《飞行船之梦》，在第一册的卷3“九个怪人”大陆童话大家的选辑之中，就有朱奎的《约克先生的小房子》这一名作。当时，他人已在德国，然而，名作是不能省略的。毫无疑问，“约克先生”早就是朱奎童话的代表及其符号。怪人约克先生是一头小猪。怪人温任先生是一头大熊猫。“怪人”？没错，怪人！他俩那可是一样的怪，一样的憨，还一样的说话。说明这30年间的朱奎先生他那童话心灵和童话感觉竟然一点没变。怪人，还是怪人。森林，还是森林。森林中的小房子，永远还在那里。森林小房子里的和森林小房子外的温情对话，说得更好了。

“森林”里的“怪人”：这正是童话的经典源头。

朱奎，你心里哪来的一座“森林”

朱奎的童话，一直守着他的那座“森林”。



在朱奎的“森林”里，一直有着一间“小房子”。

在这“林中小屋”的内外，一直存在着一个“森林动物社区”。

——这就是我特别看重的朱奎“童话哲学”。

说来也巧，就在这阵我也正好不断地在进入“森林”。前几天带着同学们才刚从南岭的天门沟森林返回，暑假里还带着同学们才从西双版纳的森林回来，10月间又带着同学们才从中越边境江流的森林回来。我这阵正好是处在“森林”主题，与温任先生的“森林”相逢，正是缘分。当我一读这一套《大熊猫温任先生》的作品，则又进入到了朱奎30年未变的童话森林世界——他的温任先生，有着约克先生的谱系。他的那间“小房子”，还在，让我感动不已。他的“森林”，我想已更为扩展，是否是中国独特的“大熊猫”已灿然融入于“德国森林”？

从写作和评论的角度，其实我不由得在思考着朱奎先生：

——朱奎，和他心中那一座“森林”的关系。

可朱奎所出生和成长的北京哪有“森林”？即便是华北平原也早已千年不见“森林”了。他在黑龙江当知青，但也没在“森林”中活动过呀？对了，德国有“森林”！朱奎去了德国，穿越森林，林中沉思，那是不在话下。可是，我头先在思考着的“朱奎童话”与“森林”关系的问题，却是在于当年的青年朱奎怎么就将童话落在了“森林”？30年后的他则更“森林”、或说更“德国森林”化了，他这早年的“森林”落点，也就更值得往深里去想一层了。



我想：他一定是锁定了一个“母题”。

当我现在又读了他的新作《大熊猫温任先生》，不止是“森林”又重复出现，不止是“小房子”仍在那里，也不止是约克先生式的纯朴道德论及其普世价值观的那“房子问题”还是那样，更让人一下看明白了的则是朱奎完全有意识地再次重复了《约克先生》作品的开头，重复了它的意象：“在森林里的空地上，有一间小房子……”；我想我们就真的看明白了：朱奎童话的“森林”，显然不是偶然为之，而想必是他的定然之选择。他从德国回来，我曾差一点想问他：你当年为什么选了去德国？是不是也因为德国有……“森林”？我当然没这样发问。但我们的确聊起“德国森林”，果然，朱奎相当激动，说话和比划之间似乎又身处“那是……”一片多么美丽和博大的大森林。我虽没问，但是我真有这么想：“森林”定与“朱奎童话”有着不解之缘。他去了阿拉伯世界，我就不会这么想。他去了美国（美国也有森林），我也不会这样想。他去了澳大利亚（澳大利亚也有森林），我也不会这么想。偏偏就是“德国”与“森林”，我就这么想及“朱奎童话”与“森林母题”的这个问题。

我从儿童美学的角度，一向很关注“母题”。

当“儿童”上升到“儿童人类学”之时，当“童话”上升到“文化人类学”之时，“森林”，就不再只是一种地理，也不再只是一种故事背景，而将构成为人类童年及其儿童文学的一个来自根性的“母题”。在写幼儿文学的时候，写及“小白兔”和“大灰狼”，有一点触及“森林”，但很多作家却可能并非是



有感“母题”的有为之。

我高度评价朱奎以“森林一家”为人类社会关系和交往规则起源这一母题性的落点。

当然，人类或者儿童人类学的文化“母题”，显然并不是只有“森林”这一个原点。比如：“海洋”，也是一个世界儿童文学的母题；“星空”，也是一个世界儿童文学的母题等等。衍生的“海盗”、“船”、“岛”或者“城堡”、“迷宫”和“秘密花园”等等，也都是击中人类和人类儿童的种种文化原型和母题——然而，我的问题：“朱奎童话”与“森林”，他的落点和他的童话母题，实际体现作家的何种世界观？以及，实际表达出作家试图切入人类的哪一个层面？

早年的朱奎，像极“海盗”或“野人”。可他没写海盗和野人。

如今的朱奎怎么看也像“古玩家”或“老板”。可他没来这个。

让人有点肃然起敬的却是看到了朱奎先生竟仍然是写得如此的天真、纯朴，甚至达到烂漫和痴迷的“儿童”级别，更为奇特的是他饱满体现出来的那气质可称“温润”，而不是“野蛮”。这既奇怪，又不奇怪；他的文字不得不让我认为这位朱奎还真不是海盗和野人，你要叫一个“海盗”性格的作家，我看那可是万万写不出朱奎童话的这等“温润”之语。

他的这个落点：我看就是“森林一家”。

森林。家庭。社群。



“森林母题”，是处在人类及其童话的诸种母题的最早层面，早过“海洋”。德国，及其德国森林，仅从童话的角度而言，那更似“森林”之经典，它本来就是一片“童话森林”。朱奎先生如今又穿越德国森林来讲述这部《大熊猫温任先生》，不由得使他的“森林”母题更富原力和厚重。显然，别有意味。

森林动物“社群”：才是童话最早的人际“社区”

《大熊猫温任先生》和《约克先生》一样，都呈现了一个“森林动物社区”。社区，是人与人相处的一个群落。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，也就是社群关系。朱奎先生的童话人物，正是写出了“森林社区”之中的“动物—人物社群”。

母题性，童话哲学，就出现在此。

我曾在2014年的第20届人类表演学国际大会的讲演中表达过这一论述：儿童其实正是通过童话之中的“森林人物”和“森林社区”而第一次地接触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和社群关系；同时，儿童也就在扮演着“森林社会”的种种“角色”。

你就知道我喜欢和评价朱奎先生森林童话的缘由了。

“森林故事”，正是一个人类儿童最早了解的“社会”。那些个“动物—人物”的交往、来往和过往，其实正是最早的家庭教育，最早的交友之道，最早的相处规则；你要说，那也就是孩子们认识最早的关于在人群里面怎样“玩”、怎样“斗”、怎样“和”、怎样见习到的一套“游戏规则”，也当然可以。其实，“森林”里发生的，就正是一种通过童话人物“间隔”了的



启蒙版“社会”课程。

中国历史上（汉语区）竟然真的不曾有过“森林故事”，就像也不曾有过“海洋故事”的那样。我们的那最讲“人际”和“人与人”道理的故事，一上来就直接发生在“村庄”里，正是一个不识儿童美学的错误。朱奎先生的一早锁定“森林”，而且，他还正在于有意识地艺术营造一种“森林社区”；我看，这就足以表明：朱奎的确是中国童话界之中最具儿童哲学的一人。

如果我有空的话，我想，那是可以整理出朱奎的这座“森林”里的一套“动物—人物”的“社区”及其“谱系”的。

——有如：大熊猫温任先生、大熊猫温任太太、医生狐狸华、蝙蝠瞎忙医生、啄木鸟啄木医生、金丝猴金丝博士、大灰狼皮、黑熊黑、史官獾子字、乌鸦白、主审官野猪宏、猫头鹰猫头太太、蜂王、乌鸦呱噪、鸽子信飞、小仓鼠芹、黄鼠狼放……

——有如朱奎的“森林历法”：苦菜花月蒲公英日、兰花月开苞日、剑兰日……

这是我们从这本《大熊猫温任先生》之中所可以看到的“森林社群”。显然，在《约克先生》之中，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一个“森林社群”。我想，朱奎应该有一套更有意识的森林社区“命名系统”。

幼儿动物小品的“对话”诙谐剧

《大熊猫温任先生》几乎一如既往地承继了朱奎《约克先



生》的叙事风格，开创了一种竟然不事“故事”而更重“说话”的诙谐剧式的写作，并带来一种“说”来“说”去的艺术趣味，同时，也使阅读产生了两种“成人的饶有兴味”和“孩子的陷入其中”的奇妙效果。

其实，你可以读出来，朱奎还真不是用的“幼儿语言”。

什么语言？我看这不就是他朱奎说话的“方式”吗？

可奇妙的效果就是你又不得被那样一种温馨的、乐活的、憨傻的，以及说来说去的和搞来搞去的“孩子般的”话语趣味给读得也傻笑起来，并在心里不由得流淌着来自人类久远的、简单的、植物背景中的“和平之语”——我看，它的特征则就是“温”。

这对话语言，当然也深有“京味”的背景，但那还是“温”。

德国人是这样的吗？我还真不知道。朱奎先生让我们读到的，我觉得则是这样一派的：唠嗑、拌嘴、瞎掰。以及那种说来说去和绕来绕去。不说是相声吧，我觉得更像一点是“谐剧”，也有点像“小品”。

这种儿童哲学式的说话方式的“谐剧”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曾看到过这样一出网络上的视频段子——两个外国小屁孩，真是穿着纸尿裤的小婴孩，站在他家厨房大冰箱之下所进行的一段“说来说去”的儿童对话，我们什么也没听懂，但却完全听到了一派人类“哲学对话”，极其好玩。

在这本《大熊猫温任先生》的作品之中，的确充满了这样的一种“无意思之意思”的对话。我实在是描述不出来这种



“话”的精神，没本事表达和传递；那就只好让我在这里来引用朱奎先生在作品中的某一段了；由于仅限一段，我也无法保证这就是最经典的一段，举个例吧——

“你是谁？打搅了我的睡眠。”

大熊猫温任先生回答：

“对不起，我是大熊猫温任先生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大熊猫温任先生是什么东西，长什么样？”

倒挂在树枝上的蝙蝠不客气地说。

大熊猫温任先生往倒挂在树枝上的蝙蝠跟前靠了靠，说：

“我就站在您的面前。”

“我很生气，”倒挂在树枝上的蝙蝠只一只爪子挂在树枝上，松开另一只爪子向大熊猫温任先生挥舞着，“你该不是故意气我，知道我白天什么也看不清？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大熊猫温任先生不知道蝙蝠瞎忙其实是半个瞎子，是个靠超声波辨别物体的哺乳动物。

“哦，你很不好。我根本不认识你。”倒挂在树枝上的蝙蝠抖了抖没毛的翼膜说。

“对不起，我找瞎忙医生。”大熊猫温任先生说。

“我是瞎忙医生，但是，我刚刚认识了你的声音，找我有事情吗？”

仅一段怎么行？再来一小段吧——



合上了《动物语辞典》，大熊猫温任先生对太太说：

“没想到，找一个好名字这么不容易，感觉我的脑袋要爆炸了，也没有找到一个好过它爸爸温任的名字。”

大熊猫温任太太怕怕地问：

“你的脑袋真的要爆炸了？”

“是的，”大熊猫温任先生拍了拍脑袋说，“我想的太多了，真的觉得要爆炸了。”

木木的和慢慢的“温和”说话节奏

木木的，符合“森林”气质。

慢慢的，也符合“森林”时代。

“德国森林”，现在还是这样的吧？

如果是德国的“童话森林”里，出现了一只中国的“大熊猫”，将会怎样？让我们猜想：朱奎先生选择了这位叫“温任”的动物先生为“大熊猫”，既有中国的符号性，是否也寄寓有上述这种纯朴（而非精怪）、木讷（而非眼珠乱转）、慢慢的（而不是飞快的）“森林品性”呢？

这是传承于人类上古的森林童话时代。

也有别于后来的丛林法则。

当然，更让我们警醒于当今中国“动”之极的状态。

读《大熊猫温任先生》，我们还能“慢读”吗？

朱奎童话的说话方式，那就变得有意味了。

2017年1月10日